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六

炎興下帙一百六

起紹興十一年四月盡十一月二十八日壬戌



四月參知政事孫近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

孫近嘗建議復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怒令御史

中丞何鑄言其罪近遂罷參政宮祠

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王湛為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

參議官

王湛字彥清商州人略讀書史受業不專多機尚詐避兵火于川中會邵隆退在川中湛屈已奉之隆知商州湛亦隨隆歸商州漸補以官隆料金人有交還河南之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書寫成編授湛使詣行在湛至行在匿隆所授之文改為已文投贄而見樓炤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炤大驚以湛所投贄白于宰相秦檜檜喜薦湛改官為樞密院編修官隨炤宣諭陝西回金人改盟用為節制司參議官

二十四日壬辰韓世忠張俊除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

范同獻議於秦檜曰諸路久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上從之世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褻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唯俊任其自然故檜不致深疑

二十七日乙未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諸軍以御前為名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止用逐軍

統制領將之以御前為名謂之御前諸軍宣撫司
並結局官屬各轉兩官張俊獨留提點諸房文字
王應求一名餘並發歸本軍

五月七日甲辰詔諭諸軍

詔曰

朕昨命虎臣各當間寄雖相望列戍已大暢於軍
聲而專統一隅顧猶分於兵力爰思更制庶集全
功延登秉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
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
墮素習之規其當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簡閱

無廢其舊精銳有加于初異績殊庸人苟自懋高
爵重祿

朕豈遐遺尚摠忠義之誠共赴功名之會咨爾在
事咸服訓言更制之初人心未定故降是詔

二十三日庚申楊沂中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
殿前副都指揮使

二十七日甲子王德加清遠軍節度使

王德建節賞拓阜之功也制詞有曰屬狂胡之匪
茹裒醜類以深侵初豕突於淮壩變鷓張於江汜
賴爾先登之勇遏其方銳之鋒

田師中加定江軍節度使

田師中字吉甫以弓馬所子弟補官從京東河北制置使梁方平累立戰功建炎初從統制張俊討李煜于東京平杜用於陳州誅陳通於錢塘擒徐明於嘉禾皆有功俊用為帳前提轄遷中軍將從討李成遷中軍統制其妻乃俊之子婦也俊子亡遂以其婦再適師中師中極諂佞呼俊為阿爹不啻如親父子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賞柘臯之功與王德皆授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中

二十九日丙寅汪伯彥加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薨

汪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秦檜嘗在其席下讀書及為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容臣僚言其誤國遂得宮祠時紹興元年也二年檜再薦伯彥知廬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罷之七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專國遂復伯彥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至是致仕加開府儀同

三司薨贈少師謚忠定

劉光世來朝

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

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乃命張俊岳飛拊循之

劉錡罷淮北宣撫判官

張俊楊沂中屢言淮西之戰劉錡不力謂其怯懦至是罷錡淮北宣撫判官岳飛乞且留錡掌兵

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府留守葉夢得加觀文殿學士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

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力促其行於是大軍欣躍俊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柘臯之勝皆夢得啓之也

上嘉夢得之心乃加觀文殿學士

張俊岳飛至楚州撫諭韓世忠兵

張俊與岳飛既到楚州飛居于州治俊乃在城外而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日呈點軍馬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密意俊亦懼之問勝曰將士何故擐甲勝曰樞密來點軍馬不敢不帶甲俊令卸甲即卸甲俊猶憾之飛點兵簿方知世忠止有三

萬餘人乃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飛回駐于鎮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稟議綱曰泗州在淮河之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棄乎飛徐徐言曰此是潤州更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曰丹徒飛三問之綱曰南徐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初李寶歸于韓世忠也世忠令寶戍海飛到楚州即呼寶至楚州慰勞甚周至使下海往登州以來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

十七日甲申李興自白馬山班師至鄂州

李興知河南府事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掬凡數月成不能攻遂歸西京朝廷以興糧餉不繼孤軍難守即詔班師興統率軍民幾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逢金人數千騎邀路興擊敗之金人既退方得路南行以是日至鄂州宣撫使岳飛已除樞密副使於是都統王貴申請樞府乞留興鄂州遂就差左軍同統制

遷海州民于鎮江府

張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

遷其民于鎮江府人不樂遷居莫不垂涕并命遷
楚州軍馬錢糧于鎮江府

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

劉光世既罷自此遂居于温州

七月詔張俊沿江視師

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
議事不協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出掌兵其寮
屬皆乞宮祠而去俊獨再出沿江視師

八月二日戊辰持服檢校少傅張中孚起復為兩浙
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持服清遠軍

節度使張中彥起復為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建州駐劄

八日甲戌樞密副使岳飛罷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醴泉觀使

金人遣莫韓恕回

金人第一書

金人都元帥第一書曰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
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去歲
使至遠沐書翰良認勤意爾後袞袞頗踈嗣音即
日動靜之間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

世之恩興滅繼絕全界濁河之外使專綏治本朝
偃息民兵永圖康乂豈謂缺封之始已露狂謀情
不由衷務惟惑亂其如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
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詞背我大施尋
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宜存省即有悛心乃敢不量
己力復逞蜂蠆之毒搖蕩邊鄙肆意橋梁致稽來
使久之未發而比來愈聞於妄作罔革前非至於
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陰遣寇賊剽攘城邑考
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怙亂至于此者今茲荐將
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

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惟閣
下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
達不宣

朝廷遣劉光遠曹勛使于兀朮
朝廷答書

某啓季秋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
省國公台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勞經畫莫將
等回持承惠書祇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
皇帝推不世之恩日夜思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
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於奏稟干請乃是盡誠不

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命不為上國遽起大兵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貪生畏死乃人之常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興問罪之師先是事以告仰見愛念至厚未忍弃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光州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特為敷奏曲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門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忘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竊冀保重有少禮

物具于別封伏乞容留不宣

鄂州軍統制張憲謀為亂都統制王貴執之送于樞密行府

張憲以前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為亂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少保復統軍則無事矣漸漏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唯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諸統

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于樞密行府是時張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勅王應求請樞密院職級嚴師孟令史劉興仁推勘師孟興仁以樞密院吏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為劄子九日甲辰吳璘克秦州

金人吳玠即君駐軍于秦州之丁劉圜偽安撫使某以五路兵屯秦州甲辰吳璘及姚仲以兵復取秦州偽安撫使某迎官軍降五路兵皆散

十日丁巳姚仲及金人戰于丁劉圜敗之

吳璘既得秦州甲寅姚仲率先濟渡屯于原下金人吳玠即君屯于原上丁劉圜璘問諸將何以戰必勝仲曰戰于原下則敗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將之議皆不同仲曰諸將所以不同者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璘卒從仲議丙辰仲率兵半夜取間道登山去虜寨一二里間捉歇契乾糧向曉天大寒士卒皆燒火金人覺之仲乘勢進擊諸軍尾進金人大敗有騎將楊萬者膂力過人生挾一千戶回詣璘前誇

勇璘曰楊萬可斬也正方鏖戰豈可得一賊而便
回邪萬投千戶于地聲喏復上馬入陣吳璘即君
退保納家城官軍圍之俄被金字牌指揮勒兵歸
戍吳璘即君乃得歸宣撫副使胡世將惜其功之
將就可以生致吳璘即君矣乃歎曰何不降金字
牌且來世將處邪吳璘即君受圍于納家城也追
涇原路經略使秦弼策應不至吳璘即君既得脫
歸遂罷弼

三十日乙丑邵隆及金人偽知虢州賈澤戰于虢州
敗之復虢州

十月金人陷泗州又陷楚州

金人侵泗楚張俊曰南北將和虜謂吾怠欲據柘
臯之憤耳勿與交鋒則虜當自退陰遣戚方至泗
州巡綽金人果引去

十日乙亥金人元帥第二書

書曰皇統元年十月十日俱位今月四日劉光遠
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為慰所請有可疑者試
為閣下言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
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日鳴鍾伐鼓問罪江淮之上
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遽起

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面列之語
深竊勤至惟曰聞外之命聽其書詞脫落甚不類
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
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賫緘牘敷陳萬一庶幾
其可及也惟閣下圖之薄寒竊異對時保重專奉
書披荅不宣

莫將王公亮使于金國

朝廷荅書

某啓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
國公鈞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悉勤籌畫劉光遠

曹勛等回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昨蒙
上國皇帝割賜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論擬而
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者太
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弊邑
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
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惠書之外將
以弊帛仰認寬貸未忍弃絕之意益深慙荷今再
遣左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
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庭

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畫一竊惟上令不從乃命之常豈輒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專令良臣等聽取鈞誨顧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荅再造仰祈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斂士兵許弊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冀倍保鈞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竊冀容納不宣

十三日戊寅岳飛送大理寺

王貴解押張憲至樞密行府張俊送憲于行在遂下大理寺秦檜奏請以岳飛同下大理寺鞫勘反狀於是飛坐大理獄判宗正司士儂作文字欲解

救之不密漏其語或聞之以告檜檜令臺官言士儂有不軌心責達州拘管死于達州飛初對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執杖子擊杖子作聲而叱曰义手正立飛悚然聲喏而义手矣既而曰吾嘗統十萬軍今日乃知獄吏之貴也

金人陷濠州

是時濠州境內人煙稀少不能渡江之貧民往往在橫澗山許家舊寨有前招信縣主簿呂浩者主其寨金人雖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酈瓊孔彥舟與數金人至橫澗山浩野服下見之皆再生于石上

談說移時金人約十日再來果如期而至浩再見之即引與俱北去

邵隆及金人偽知陝州鄭賦戰于陝州敗之克陝州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帥兀朮遣使來

第三書

書曰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懇懇自訟前失今則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可與閭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

自襄江下至于海以為界重念河南凋弊日久如

不得淮南

闕字

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北不

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足兩既

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為

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亡在南

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乞外有燕以北逋

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為起發今遣昭武

大將軍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

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

憲大夫克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

法苑珠林
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
定可否其間有不可言者一一口授惟閣下詳之
既盟之後即當聞於朝廷有如封建大賜又何疑
焉有少禮物具咨別幅隆冬竊冀順天廟諱衛眠食
專持書奉荅不宣

何鑄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使于金國容州
觀察使曹勛副之

二十八日壬戌韓世忠為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醴泉觀使

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忌秦

檜陰謀而請罷遂以太傅為醴泉觀使世忠杜門
謝客絕口不言兵不發親戚平交書平時將佐部
曲皆莫見其面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罷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
使醴泉觀使任便居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七

炎興下帙一百七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其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岳飛死于大理寺獄中誅岳雲張憲岳飛在大理寺獄未肯招伏先是飛自郾陵回軍也在一村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唯憲徐言曰在相公處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聞適來相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告飛使子雲通書軍中事因

言鄖陵路中之語追先赴行在時雲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語先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為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即伏吏問飛飛猶不伏有獄子事飛甚謹至是獄子倚門斜立無恭謹之狀飛異之獄子忽然而言曰我平生以岳飛為忠臣故伏事甚謹不敢少慢今乃逆臣耳飛聞之請問其故獄子曰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若臣疑於君不反復為君疑而誅之若君疑於臣而不誅則

復疑於君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下棘寺豈有復出之理死固無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獄則復疑於君安得不反反既明甚此所以為逆臣也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着押獄子復事之恭謹如初癸巳飛死于獄中梟其首市人聞之悽愴有墮淚者其子雲及憲皆棄市初獄成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由謂飛罪當徒二年白于大理卿周三畏三畏是日遂白于中丞万侯嵩嵩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邪有王輔者投書于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嵩卒致飛于死既而

高彥若樸以其兄若虛嘗為飛幕中參議故欲黨庇之耳彥由附會樸是時若虛方知宣州乃送徽州羈管而若樸彥由皆罷初飛執兵權之日遣使臣王忠臣往楚州韓世忠處下書得回書欲歸臨行世忠囑之曰傳語岳宣撫宣撫有結髮之妻見在此中嫁作一擁押隊之妻可差人來取之忠臣回密報飛以世忠語飛且曰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上令報行

岳侯傳曰侯名飛字鵬舉相州人也少為韓魏公家庄客耕種為生於靖康末間張所為河北招討侯遂投軍往三次方得見張所所觀侯才武持刺効用令帳前使喚至建炎初王彥為張所前軍統制用侯為使臣王彥行軍往太行山遇金賊接戰侯獲勝奪馬數十疋并擒柘跋耶烏差侯充前軍準備將至二年侯為王彥所疑夤夜自引一軍千人投京城留守杜充充用侯出入數有奇功遂遷侯為中軍統制至三年春二月被虜將張用王善領兵約五十萬衆叩京城留守杜充遣侯并丁進

桑仲馬臯等各統兵迎戰不終朝潰散張用王善
兵騎敗走陳州後金賊兀朮與侯軍連年拒戰侯
兵勢弱不加虜衆遂遭所潰隨杜充奔京城前往
建康其時在京居民已降金虜內有劉經扈成戚
方等諸將於建康乘勢為亂劫掠州郡唯侯一軍秋
毫無犯屯于宜興縣官吏民戶皆懼所奔家業走
宜興縣投侯居止蓋緣侯軍整肅不令搔擾民庶
有犯者並依軍法似此前後一年收捕扈成戚方
及斬劉經并留守司敗殘官兵千餘人復取建康
詔民安業四年常州太守林茂薦侯於朝廷充通

泰鎮撫使時賊首李成自呼李天王并馬進商元
等共提兵三十萬占據淮西淮南數州屯駐往來
劫掠朝廷差張俊充兩淮招討使統軍十萬與李
成相拒緣李成兵銳數戰未能獲勝張俊奏朝廷
乞侯同王瓌陳思恭以本軍隸之李成遣偏將馬
進領兵二十萬對壘於洪州諸將不敢當其鋒張
招討請侯議曰俊與李成數戰不勝公有何見願
求一計侯對曰某既蒙所問不避僭越用兵者無
他仁信智勇嚴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賞無
功者重罰行令嚴者是也某雖不才乞為先鋒與

敵迎戰必可破賊俊喜而許之選精兵三萬并本部諸將拒馬進至玉隆觀大破進軍進走筠州侯領兵追之殺降賊步軍五萬餘衆李成商元北走侯又統衆招降張用等兵數萬侯功第一改差充神武後軍統制兼權沿邊鎮撫使至紹興二年又統本部軍馬前去湖南接連廣界收捕曹成戰于道州大破賊數萬加中衛大夫武昌軍承宣使又復軍往潭州界收劉忠紹興三年偽齊劉麟并四太子兀朮約兵三十萬衆併兵大舉犯滁和通泰直抵揚州宣撫使韓世忠困於楚州侯聞曰若得

某在通泰豈懼兀朮劉麟收曹成劉忠事方纔畢再奉收復虔州山賊侯遂先令人探察其賊首係彭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約兵十餘萬山寨百餘座侯將王萬寇成徐慶首先破固石洞又遣王貴龐榮張憲等分頭領兵攻打賊寨兩月之間捉大小首領五百餘人彭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作過賊首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湖南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偽齊劉豫遣劉麟并大將李成等兵五十萬衆占據均襄隨郢為久駐之基侯奉勅回軍徑往漢上與李成戰于郢州遂擒斬荆超

成退走襄陽侯先復郢州至襄陽成聚兵再戰又
敗走鄧州侯進兵成奔鄧州走潁昌府侯三戰復
漢上六州加侯清遠軍節度使偽齊劉豫遣劉猊
王爪角孔彥舟李師雄商元等兵二十萬攻廬州
委侯回軍解圍侯先遣牛臯徐慶李山救應又會
合劉錡與偽齊接戰于廬州孔彥舟認是牛臯徐
慶等兵至遂不戰起寨回走向京師加侯振寧崇
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招捉使鼎州洞庭楊太
鍾子義等作亂據鼎澧潭等諸縣朝廷遣王瓊劉
寶并崔曾吳全等將兵七萬收捉湖賊戰數不利

再委侯同張浚督諸軍出征時賊勢甚銳浚懼曰
此賊非易可圖欲候明年與公討之侯謂丞相曰
未可若論來歲賊勢大張以某所見不過旬日擒
捉賊衆浚見侯志勇驍雄於是從之浚往湖南安
撫司差任士安王俊等領兵二萬與飛同共調發
候方欲料敵次不委任士安王俊孫議等不稟前
進為敵所敗侯急下令諸將曰限三日不平楊太
等賊定斬汝輩立功者重賞湖賊楊太等曰吾聞
岳宣撫領兵二十萬已入潭州鼎州至今多日不
見到來豈不詐也想任士安等懼吾佯言岳軍至

遂令楊欽黃佐領兵五萬前赴士安十里到金橋山忽遇飛伏兵四合大破賊衆楊欽黃佐等見兵敗走觀委是岳兵至楊欽等料不能敵降楊欽獻計曰楊太可擒容欽令人報楊太令任士安兵敗因走又聞後有救岳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助欽擒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太聞之必自領兵前來相公多用伏兵捉楊太不為難也遣牛臯傳選王剛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太果自領兵前來應援牛臯傳選王剛等伏兵發楊太得乘舟走入水寨侯親臨大湖當峻山峻處隔水令人罵之率衆般

運草木於水中賊營中間罵聲爭用磚瓦石拋擊上流放草木為瓦石填平人騎往來並無阻隔侯遂將兵衆長驅深入水寨擒楊太夏成鍾子義等並斬之殺降賊首周倫周亮張百通等并戰舟百隻前後八日平盪盡靜加侯檢校少保行營都總管右護聖將軍紹興六年加侯為少師武定勝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江夏駐劄時金賊兀朮與偽齊劉麟率大將賈澤商元崔臯李成孔彥舟王爪角等剋鎮汝蔡商虢唐鄧京西大舉有南下之意諸帥養寇不進侯遣王貴董先傳選等

將兵騎二萬於唐州比陽牛蹄白石何家寨遇番
偽賊衆李成王瓜角王大捷李序商元等兵約十
萬迎戰自辰至申賊衆敗走連夜進兵追至蔡州
遂平縣擒王大捷李勒郭安時李序等奪馬千餘
足降士卒三千餘衆權暫屯比陽歇泊偽鎮汝軍
總管薛亨馬汝翼等兵五萬犯方城縣侯遣牛臯
王剛以步卒八千往方城東北二十里地名昭福
遇偽總管薛亨數戰亨兵敗走牛臯等追至和尚
寨擒薛亨斬馬汝翼奪馬三百餘足降士卒千人
屯兵方城偽西京竇留守統制郭德魏汝弼施富

任安中等兵騎五萬犯鄧州界侯又續遣張憲郝
晟楊再興共兵一萬前去迎賊至內鄉相拒二日
憲與郝晟楊再興議曰賊勢甚銳必欺敵我以輕
兵迎戰佯敗退走賊見必來追我我即伏兵取勝
衆曰善遂發兵於來日早使輕兵迎戰佯敗走偽
兵果來追伏兵發前後夾擊擒郭德施富奪馬五
百餘足降士卒千人魏汝弼收殘軍走歸洛陽侯
自慮雖獲捷然金賊兀木偽兵百萬糧食千里急
緩難保又見諸路按兵不舉遂收軍復戍鄂州將
擒到偽大總管薛亨并郭德等一十七人奪到馬

二千餘人降卒五千餘人解押赴行在

上赦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

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時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忌侯申奏乞持毋服奔軍權居江州廬山檜遂舉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軍事詔侯赴行在加侯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并湖北京西路宣撫使侯方欲計議用兵有深入虜界北伐之意紹興八年秋九月胡虜講和侯議奏曰不可與和緣虜人羊犬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復兵三京陵寢事大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臣受

陛下深恩重祿無一時敢忘因此與秦檜有隙紹興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年金賊兀朮侵犯河南朝廷詔諸路再舉侯遣李寶孫彥戰于曹州又周彥揚再興牛皋策應與李寶孫彥合兵再戰大破虜軍二十萬兀朮領潰兵走往汴京侯又遣張憲傳選與韓常戰於潁昌常軍大敗退走陳州求救兀朮侯遣牛皋徐慶崔虎王欄助張憲傳選與兀朮韓常大戰于淮寧虜軍敗走汴京張憲屯兵陳州侯兵自屯郟城縣又遣王貴董先姚政馮賽岳雲等兵三萬占據潁昌為久駐之計又分

兵攻戰諸州遣郝叚張應韓清取鄭州孟邦傑劉
政攻永安軍郝叚張應與孟邦傑併兵攻戰河南
府李成王勝等兵十餘萬敗走奔洛陽歸懷孟梁
興趙鬼火等軍戰絳州沁水縣賊退走濟源斬番
將何波那千戶孛兀木并龍虎大王威武將軍
韓常兵十二萬屯臨穎侯在郟城楊再興李璋將
騎軍三百為二隊至近臨穎遇兀木大軍戰楊再
興王欄戰歿侯整齷軍馬連夜起發於次日早拂
明至小張橋離臨穎二十里下寨有探騎報曰夜
來三更兀木并韓將軍等人馬起寨退走前去汴

京侯欲乘勢追趕遂申奏朝廷曰臣聞漢有韓信
項羽授首蜀有諸葛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望比此
乞與

陛下深入虜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

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竭力以一報臣之願也
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諜於上又與張
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
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願

陛下降詔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興
師北征一舉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

軍於潁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三道令班師赴闕奏事令諸路軍馬並迴師侯承宣詔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兀朮聞知斷我軍路故虛張其聲科買布帛造戰牌言進兵北討兀朮使人聽探聞知侯有北討之意引兵夜遁一百餘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裴城先令牛阜備戰時有人報兀朮曰南家兵奔走已奔潁昌兀朮得知提兵復進侯軍侯屯于蔡州時梁興在河北絳州尚未得知侯謂諸將曰梁興見在河北與金人決戰退走翼城縣趙秉淵戰守淮

寧亦不知南歸侯遣李山史貴將兵救梁興趙秉淵等迴蔡州兀朮不敢進兵侯將諸軍人馬依次調發歸江夏自將二千騎取順昌入淮赴詔加侯樞密副使侯曰所得州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復有人密報秦檜檜轉惡之十一年大金約和

上令議講和事便與不便侯奏曰金虜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竊如中前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浚不能迎過其軍大潰失離川陝兀朮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

于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為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槩行兵無方略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鬪志是以戰之不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虜境穎昌之戰我兵大捷虜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若得我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兀木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為詐據臣所見為害不見為利也秦檜與張俊楊沂中同共舉劉錡為江淮招討都督諸軍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

反等事俄將張憲岳雲桎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證白其事是時候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略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既聞宣詔即時前去却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前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體各人桎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

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受張憲岳雲并侯反叛罪
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却要反背侯向
万侯高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此負於國家汝等
既掌正法且不可損陷忠臣吾到冥司與汝等面
對不休衆人聞說其羅振并御史中丞万侯高等
曰相公既不反記得遊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
何載富貴手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要反也侯
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
云吾方知己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旦
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案牘圓備先將張憲岳

雲二人處斬紹興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侯中
毒而卒葬於臨安菜園內天下聞者無不垂涕下
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云後紹興二十三年三月
內有殿前司神勇後軍施全將一鋤刀伏於閭處
等檜朝迴向前刺之為轎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
賜死紹興三十年北虜犯邊連年大舉
上思曰岳飛若在虜軍豈容至此即時下令修廟
字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八

炎興下帙一百八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十二年八月

林泉野記曰飛相州人為韓魏王家佃戶靖康末張所招討河北飛始投効用建炎初所都統制王彥以飛為將從彥與金人戰太行累立功後彥疑忌飛才乃率其眾降京城留守杜充為統制三年賊張用王善擾京師充遣飛及丁進桑仲破之充後守建康叛歸虜諸將扈成戚方皆反惟飛全一軍屯于宜興縣時常州吏民避狄居縣中者甚眾

賴飛而全四年至湖州以衆隸張俊薦諸朝除通
泰鎮撫使戰敗虜衆紹興初命飛聽江淮招討張
俊以拒李成將馬進來約戰飛請為軍鋒擊破進
於洪州王隆觀追至筠州斬州頻勝飛功最又擊
降張遇衆五萬授神武右軍副統制二年破曹成
於道州轉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三年又敗曹
成於道州平虔州山賊數萬來朝加鎮南軍承宣
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年劉豫將李成
寇京西飛敗之復郢州進復襄陽鄧隨唐等州又
復穎昌遷清遠軍節度使湖北京襄制置使豫欲

攻廬州飛遣統制牛皐徐慶會張琦軍擊敗豫衆
五年改鎮寧軍節度使往鼎州討湖賊楊太太黨
楊欽有衆數十萬拒命會有詔召都督張浚防秋
欲侯再舉乃出一小圖指示浚攻賊出入之要請
除來往之程期以八日擒賊浚從其言先是湖南
統制任士安王俊郝最等不稟帥王玠命故屢致
敗飛至鞭士安及孫議使先餌賊告曰三日不能
平賊皆斬初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士
安等衆少併兵來戰飛侯其困率大兵四面伏發
賊衆殲盡奪舟入據水寨欽等窘服相率出降餘

衆尚數萬飛杖欽等各一百遣回乘其被杖未及
為計夜襲其營殺戮甚衆俘欽等還唯夏誠一寨
背山三面臨湖恃險不下飛親臨測水淺處遣善
罵者二千人隔水罵賊賊爭擲瓦石以擊之飛先
令人伐草木投之上流瓦石遇草相積墜良久淤
塞可涉遂長驅進擒其衆湖南平止八日加檢校
少保以其軍為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征劉豫克鎮
汝軍商號州西京長水縣慨然有清中原之志而
諸將養寇不進飛乃退軍鄂州統制王貴敗豫軍

于商州等處七年進太尉與宰相張浚議事不合
乞持母服居江州廬山浚命張宗元為宣撫判官
撫其衆詔飛赴行在諭遣還軍八年入朝與宰相
秦檜議和不叶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虜叛
盟飛遣統制李寶孫彥敗之曹州及宛亭縣少進
保河南北路招討使寶又敗虜於宛亭牛臯敗之
京西又敗之河上張憲復穎昌府陳州董先姚政
敗之穎昌將楊成復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
張憲韓清敗之河南府將楊遇復河南府南城軍
將梁興董榮敗之絳州曲垣縣孟州王屋縣濟源

縣等處飛再破兀朮於郟城縣殺其將阿李朶字
董張憲敗之臨穎縣王貴姚政敗兀朮穎昌張憲
傳選寇成敗之臨穎飛乘勝欲深入而秦檜議和
累詔班師乃還尋失所復州縣梁興又敗之絳州
翼縣趙秉淵敗之淮寧府既而虜取濠州檜忌飛
乃罷其兵除樞密副使未幾同張俊往楚州護韓
世忠軍歸鎮江時檜與俊楊沂中譖罷劉錡飛乞
還其兵不允飛子雲帶御器械檜諷臣僚言飛不
援淮西事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醴泉觀使罷
頃之統制張憲謀亂莫朝廷還飛而已為副統制

王俊發其姦張俊亦以為言檜因譖飛令雲作書
與憲下飛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万俟卨訊鞠歸罪
雲憲坐斬并賜飛死年三十九妻子遷嶺外天下
冤之飛略知書傳禮士恤民所至秋毫不犯民不
知兵

金人元帥第四書

書曰冬深想惟動止萬福今日十一日使來伏承
手削具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即時津
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廟諱者
須至塵浼表云北人見行發遣此來三十五人止

是日近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
兵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為濡滯也
審議使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
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為應
所論盡數敷遣過界唐鄧二州已想差官趁此月
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
牙相撓處亦請依元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於
本朝合千人負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路至
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固當使民各
安其業已遣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附戶

口數千遣其家貲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
今已盡數分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
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
州泗州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竊
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閭下裁之
所有淮上大軍使至日諸道班還昨以吳璘竊窺
關陝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
恐欲聞知時寒竊冀廟諱重專此布聞不宣

朝廷答書

某啓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整軍安民悉

賴全德特承惠書佩荷記存垂諭大事已定若非國公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辨此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近先次津發耶律溫等餘當節次發遣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北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官前去趨明年正月下旬計議海州泗州漣水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早情豈敢感激恐遣人在路逢滯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

馬傳到府下伏冀向春氣候淑和竊望倍保鈞重不宣

金人改皇統元年

紹興十二年正月樞密使張俊還行在

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近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

割泗唐鄧商州入于金國

和議既定畫淮河中流為界故泗州與唐鄧商州皆係割還金人之地遣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割地是時邵隆在商州始終幾十年披

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離散皆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金人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肯離商而去至是割付金人隆常快快不已十六日庚戌知鎮江府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和決上書辨岳飛之寃編管袁州

和決字巨源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有識性不喜阿隨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死決上書辨飛之寃事下中書秦檜怒送袁州編管袁州官吏以決取怒時相全不少假監繫甚嚴決不堪之二月樞密行府參議官史愿加敷文閣待制

史愿字仲恭燕人先歸朝而來也

楊沂中賜名存中

三月一日丁未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罷為特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福州駐劄侍衛親軍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田師中加殿前都虞候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張俊力薦田師中除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岳飛之軍軍中初不伏統制傳選李山郭青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之久之稍定師

中專務結托內侍以為內助故能久其權

十三日壬子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

割地回

朝廷與金人元帥書

書曰某啓即日春和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前日遣人付泗州上狀續次津發耶律溫今必皆達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咨稟唐鄧界上緣李驃騎將甲軍到來民方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隴成寨將官王吉領軍馬於治坊鎮等處打劫孳畜驅虜戶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帖竊慮引惹

生事致傷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為幸甚兼告指揮泗州今後遇有書信即為收接發納庶得情懇即達不致留滯向煖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四月孟忠厚王次翁迎護梓宮奉迎

皇太后

金人許還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及

皇太后皇后遂命孟忠厚王次翁往迎之以丁禩為提舉一行事務

五月三日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為賀大金生辰國信

使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金人元帥第六書

書曰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間士夫三兩人尚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弟中彥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常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族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與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

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河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緣世居闕字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並望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京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人使無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諒

惟洞鑒此懷悉為施行幸甚

朝廷答書

書曰啓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坐即日極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遠枉鈞翰副以甲馬厚弊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照恤但深感佩書中首蒙諭及墳域不在慮此日久有望於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賞罪之意而聞欲得上國降一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

疑徑即發遣免致艱難及諭唐鄧二州交割官所說元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持論又不告而去已追元差官根問從初差官根問前去只要子細持論今承來諭顯是元差官商量未盡今當如鈞意唯是烏陵尚書與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依舊保守今畫圖兩本用紅朱擬畫一一本納呈乞降下烏陵尚書照使縱有少侵劉某曾占地界去處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矜允實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鄭剛中遵用伏乞鈞照又諭發遣張中孚及其弟

中彥并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當一一
依稟為各人居處遠近不同已令所在津遣候到
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之後其家分
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刷鄭億年雖係汴
京人但億年初自上國來時稱魯公恩造放歸今
親加體問更不願前去其母亦以此中親眷不少
只欲留此養老誠出懇切供到親書狀繳納想蒙
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次時暑唯冀
倍保鈞重謹奉不宣

六月四日乙丑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

十一日壬申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王庶落職居于江州秦檜猶怨其異已不附和議
令臣僚言在其江州占奪百姓田宅故責授嚮德
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莫將周聿各降兩官

莫將周聿坐割地不親往界首各降兩官

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正民還

孟庾掌東京鑰一旦失節附于金人及和議已定
上以書請放庾還金人乃遣庾及徽猷閣待制知
陳州李正民皆還朝於是畢良史父子亦得歸良

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遭兵火後僑寓于興國軍江西漕蔣璫喜其辨惠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

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為門客又得束脩百餘千良史月得幾二百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盡當時號為窮孟嘗有姓畢人合得文資恩澤無宗族承受良史解后得之補文學既得

三京地即擬官就祿于新復之地留守司俾權知東明縣良史到縣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應古今骨董買而藏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所用心乃教學解春秋及復得還歸遂盡載所有骨董而行到行在

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為畢骨董

朝廷又書

書曰某啓季夏極熟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蒙惠書近已草略修報伏蒙上國曲軫仁慈

悉從所請深念恩德實自國公特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此覩泗州關報備坐指揮送護一行人使等約七月末過界聞命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片聊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竊幸笑留餘續上狀次不宣

二十八日己丑翟琮卒

二十九日庚寅御前統制傳選為殿前司副統制八月金人元帥第七書

書曰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相

兼侍中監修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近者疊沐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時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子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臺刑部尚書烏林荅贊謨守等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城階祐四州於彼竊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

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為界首除將上件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於立定界却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檢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林荅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某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逐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某所管地分遵依元降指揮保守為此於何鑄

等回時已令達意令於大散關西正南兵為界首承今書已前據烏林荅贊謨申鄭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却說以龍門關為界至今承來書與前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某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契勘彼間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為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惑豈元約也竊冀早為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為商州一處來書並不謂遷

迺到今尢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子細勘會却緣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接收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盟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即目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

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為指揮有司明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願歸鄉者許其自陳及今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接收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昨有劄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沒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真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鈔

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准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元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并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此合到亦催趲一就早令到來惟閣下留意既示新茶極媿荷餘冀順時倍加保嗇專奉復問不宣

朝廷答書

書曰某啓即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來辱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弊邑之幸也叙謝之誠言不能盡竊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丁寧諸路帥守應防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舉安深合古訓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於收納叛人強奪鞍馬又縱羣寇攻縣道殺官吏驅虜人畜焚毀舍屋及

假裝飭以草賊為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開
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妄
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意已備錄
所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根刷南來人馬依數交
割與對境州軍取收管公文仍戒沿路諸將不得
令人過界劫掠收接南投人馬今出榜界上曉諭
庶得疆場安靜人民樂業信義御名篤垂裕無窮少
副來誨老母還歸知恩有自己就報謝使副賫書
信布叙前書所論陝西地界亦以別修報書向寒
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九

炎興下帙一百九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
十日庚午盡其日

十日庚午王庶卒

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
迎見之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
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仍高聲大叫以混其語有
學院子甯偉在側聞之而喜謂可以持王氏矣庶
嘗自號當叟或問當叟之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為
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當叟有詩文遺藁若干

卷名曰當叟集藏于家

林泉野記曰王庶字子尚鞏州人進士登第宣和末為陝西轉運使奏計在京聞金人犯順乃見宰相白時中李邦彥請急召种師道為大將軍朝廷是之建炎初直龍圖閣鄜延路經略使知延安府二年加右文殿修撰陝西五路制置使虜圍耀州庶赴援檄曲端策應不至虜知情徑攻延安城潰庶奔于端端囚之於軍久迺釋去後張浚宣撫州陝用庶為參謀又命庶知興元因譖殺端自是西人解體浚敗於富平遂失五路庶後知荆南政貪

酷紹興七年趙鼎以庶知兵欲用之召為兵部侍郎八年遷尚書又除樞密副使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誣統制官吳錫下大理寺庶明其寃得釋俄被命往沿路察州縣不職者驕暴傲忽將士咸怨及還朝廷方議和庶不以為然乞去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秦檜諷臣僚言庶及劉大中沮撓和議落職放罷九年除端明殿學士臣僚承檜風旨復有言遂奪所授十二年臣僚再言庶居潭州占民田宅責授嚮德軍節度使道州安置卒於貶所

王庶家集定傾論一論節槩天下之士自墮於苟
媮委靡不振之地為日久矣夫士之志忠義者方
國家間暇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姦臣賊子聞其
風聲已自膽落是以能消禍亂於未萌破姦軌於
未作不幸國家有緩急安危之變則伏節死義墮
身喪家而每恨故名節之士乃治世之膏梁而亂
世之藥石也昔戰國之士如五負之於吳以父兄
伍負怨與楚之君臣義不戴天卒能破楚入郢鞭
平王之墓自古今觀之凜凜然猶有生氣使後世
之士皆如伍負之忠則國家之恥何患乎不刷君

父之讎何患乎不報哉伏以靖康之禍振古所無
宜有志之士投劔於碣石之墟收血於涿易之野
以洗本朝無窮之憤而求與古人忠義伍者寥寥
無聞焉豈豪傑不世出之士伏於崑穴草野堙鬱
而不振歟抑朝廷之上所以振拔招來之者未盡
其道歟區區諛聞竊疑於此故敢以言伏幸垂察
論襄漢伏以自東晉至於梁陳國於吳越者皆以
江淮為境地勢平行無大山深谷以為限蔽據江
淮之上流屯兵宿將以為巨鎮其地有三曰襄陽
曰武昌曰九江地當孔道必得其人而後能守在

東晉世如陶侃庾亮之徒相與戮力以捍蔽一方
北方之兵睚眦熟視而不敢南渡者以地利所在
勢當然也伏見鑿與駐蹕杭越其以江淮為境者
與古無異而兵衛所在復加二焉曰建康丹陽雖
當盜寇竊發而旋即平定人民之富十才減三四
獨有襄陽武昌九江三郡九為盜墟城邑殘破百
姓屠戮十不存一今雖建帥宿兵而財用單乏膏
廩艱棘雖使陶侃庾亮之流馳騁其間未能保一
日之安也夫用兵之要在於審知彼已守猶不足
何以言攻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興復之端其

要在此伏幸垂察

論詔令要切臣惟國家方撥亂反正號令所行務
於審諦而得情使卓然見吾威福設施所向以摧
伏其心則姦雄不敢萌惡為善者不敢不勉賢於
誅罰用兵遠矣光武皇帝賜河西之詔勉以齊晉
輔周之功而戒以尉佗制七部之計竇融等以為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益懷忠款唐
武宗討澤潞恐河北諸鎮為唇齒詔王元逵勿為
子孫之謀猶存輔車之勢以破其疑元逵等惶恐
奉詔至親率兵出討卒以有功臣願

陛下御名日月廟諱雷霆之令臨照遠邇使制詔所及切其機要消患折難於未兆未形之中則中興之業寔為有力此自古明聖之主駕馭英雄之術也論湖賊臣聞為國之道譬之用藥以治病國有先後之勢而疾有緩急之殊所以斟酌救療不可不察也伏惟國家今日之患虜為大盜賊為次虜人頻年用師殺伐相當吾雖衆散失地彼亦不能乘時攻取非力不能顧亦有所牽爾而虜未可卒滅國家必自固而後可以有功患雖大圖之不可速比之於身風痺之疾也楊公之賊名微衆寡據湖

山阨當路阻吳蜀之通流跳梁不息或招外援以啓敵心患雖微圖之不可緩比之於身咽喉之疾也治之之道當在所先然咽喉之要切皮膚之輕脆欲以針砭為治則恐有傷手之危欲以藥石為治則恐有不及之悔前日元樞之詔誘王瓊之入討已有傷手藥石之禍矣使黠虜間謀知吾有此內患脫或投隙送死相與牽連豈不大可畏哉然則捨此二者將無所施乎臣愚不自料常抒愚計第恐大臣已有勝筭儻或博採願有所陳但兵家詭道難於布露當俟面奏

論行法臣竊惟人主威權之出至於殺戮關軍政
儻罪狀明白案劾詳審既已明行當斷以宸慮守
之不移不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有掠美避謗
之跡夫忠誠之心啓讒佞之口動搖國事此利害
有不勝言者請借古以論之彭越為漢功臣相與
滅秦滅楚勲業甚著剖符為王爵位尊盛一召兵
不至以是為罪因以誅死欒布求殺身明其罪終
以不赦王恢說武帝伏兵馬邑以誘單于尉史迎
降虜得脫去而武帝罪已不能追獲以慰士大夫
心雖太后為言卒不得免二主持法無所縱貸而

國勢尊榮胡夷驚伏此不奪之効也僕固懷恩晚
節桀逆至引吐蕃擾敗唐室而伐宗隱忍為諱不
言其反李懷光助朱泚成奉天之亂倚兵自固德
宗優容迫於臣下之請誅伐不行而寵贈俄又大
曆終身逃難屢至危迫正元姑息藩維昏默為治
頻於困辱此掠美避謗執之不堅之効也諸葛亮
街亭之敗馬謖為前鋒坐違節度捨水山上耳亮
涕泣行誅以為法不可不明卻克伐齊韓厥將上
軍將斬人獻于王馳將救之間既斬之矣使速以徇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夫以人臣用師猶任怨確

守斷行不移矧欲復中興之業乎伏望攬唐漢四
主之得失察姦雄之情態不可狎玩以成咎悔不
勝甚幸

論先計後筭臣聞帝王興事造業必規模素定故
先後緩急之序咸當其宜譬理亂絲得其端緒則
條縷不紊神功茂烈次第而成未聞廟筭不立事
至輒應首尾搶攘能底於治者也臣未敢妄論遠
古取其切於事者勾踐棲於會稽所以報吳者可
謂難矣觀其規模則外用范蠡內用大夫種不惜
子女玉帛以盡夫差之心不憚早身勞心以結越

人之愛生聚教誨外示微弱卒得黃池之隙一舉
而滅之秦孝公介居西戎所以圖天下亦可謂難
矣觀其規模則用商鞅開阡陌強公室杜私門見
利出攻諸侯割地而請盟敗從約開關延敵六國
之師逡巡瓦解無亡矢遺鏃之害而天下疲矣方
其揆事圖策固已得於冥冥之中是以訖其成功
曾不出於規模之內臣愚不識大計伏見頻年數
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筭輕動則喪師退守則
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謀
陛下中興之本也當今

陸下孜孜聽納帷幄之議必能上敵宸心不知國家規模果何所在欲如勾踐隱忍以俟隙復讎乎欲如秦孝公強兵富國鞭笞六國乎若聖慮已定臣願

陸下擇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必有所成若聖慮未決則宜博詢賢智使廟筭先定然後兵不再出而亂可平矣臣不勝惓惓惟

陸下裁擇

論賞罰臣聞馭臣鄰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勸罰當則罪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猶不可不謹故傳曰

信賞必罰蓋賞罰為示信之表君行賞既不妄臣受賞則不疑然後可以立功立事矣漢高帝當逐鹿之世賞罰以勳智勇挾數用術不專以信故韓信彭越英布剖符受封往往連城數十一日安定使有自疑強大不當得之心亂者踵作終以不保世祖中興較功計勞最為謹審封爵之行纔不過數縣君臣相視以誠故建武之元上下安享身見太平二者不可不察也臣伏見比年以來國步艱難羣臣効功朝廷急於平定爵賞封拜失於濃厚正任防禦承宣節度所在輒有文吏如中奉大夫

皆緣軍功不限負數爵賞所以礪世磨鈍恐不當如此愚者苟得為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勸傑猾者較功揣已豈無不自信之心乎

太祖皇帝以郭進守山西十年官不過引進使曹彬取南唐一國逮還京闕而云幹當江南公事回上不以過賞悅臣下長其驕盈之禍下不以虛誇事上以成謙遜之福要在相與以誠足為萬世法伏望

陛下審信賞必罰之旨攬高祖光武之失觀藝祖君臣之推誠以圖興復之功天下幸甚

論行法臣竊惟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陛下所以坐制六合撥亂興衰之具也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務從含貸督察之政絕仁厚之恩廣而臣下不知寢成驕慢握兵之臣瞋目抵掌坐作聲勢殺生廢置不拘憲章法令不行於軍旅矣詔書之所舉明赦令之所蕩滌寅緣私意沮格不用法令不行於方岳矣召之不肯至令之不肯聽使姦回從而窺測幾何而不凌違矣臣竊惟

陛下霄旰勤勞講求治要固欲御名清華戎混一區宇復

祖宗配天之業而法令之出近不行於城內非尊
主抑臣

陛下憂勤之本意也議者或謂朝廷當含垢匿瑕
以收一旦之用又謂朝廷不宜輕自動搖以失人
心是皆不然唐德宗姑息藩鎮而叛者四起及至
憲宗剛明果斷卒以削平僭亂若謂含垢可以收
其用則德宗不宜有倔强之臣動搖可以失人心
則憲宗不宜有興復之効此

陛下聰明可以洞見矧朝廷承列聖在天下之德
四海嘔吟之願何求而不可哉易曰渙汗其大號
汗出而不返者也明王者號令有行而無反伏望
陛下明敕中外執憲之臣振爾條綱或強梗恣睢
如前所陳者寘之嚴科如是則可以激忠義之權
折姦雄之漸國勢日隆大業可成矣精神不強雖
良醫不能以愈疾法令不立雖聖人不能以致治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虛實用度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
不亡古今不易之理也然所謂與治同道者不過
手務農御名本勝殘去殺而已所謂與亂同道不過
手拂人從已數賦疾征而已今天下自經兵火土

地所存十無三四農人耕牧十無二三吳蜀屯兵
十有七八因功被賞文武官資數倍平日以十有
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之耕牧供十有六七之軍
旅數倍平日之官資雖使天雨鬼輸無由得足一
有凶歉何以支持以此治道求為中興孟子所謂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願
陛下長慮却顧解紘更張坐薪嘗膽以圖興復無
苟目前坐費日月循致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
炎興下帙一百十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
十日庚午盡其日

論敵人強弱臣聞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
而國陳人聽命復遂縣之繼又誘蔡侯執之以歸
叔向曰失信而再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
婚以喪其國紂滅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
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必厚
其凶惡而降之罰臣觀金賊瀕海小醜語言不通
邈在要荒之外乘二國姦弊豕突獸搏所至輒克

縱毒長惡惟利是嗜雖五胡之亂華莫甚於此又
無長計遠慮以撫其遺民仁人君子以謀其社稷
四邊所用皆鄙夫餓隸心旣患失事多曲從剝膚
槌髓例以為能天意為何人心為何今僥倖立國
十有餘年一星終矣袁兆漸萌所以近歲旁塞出
沒皆叛卒流人大酋輩寂無所聞豈徒二太子妻
宿等數人零落殆盡其餘盤固牙結自相睥睨理
勢然也獨粘罕竊有其權土地闊遠金玉子女盈
積聚靡酣飲自以為天崩地陷無復可憂古之立
國如漢高祖唐太宗最為英偉地土九州中間亦

少放肆陸賈言不可馬上治魏證疏十漸以正其
失矧此虜君臣萬萬計不出此其事夥民衆兩倍
於彼乎

陛下欲雪大恥圖中興正在今日當焦勞克已虛

心聽納雖休勿休日廟諱一日人材不必盡賢也顧

其謀主體斷國論者隨宜任用如何耳將帥不必

盡驍勇也顧其秉節鉞操兵權者指揮授方略如

何耳百姓不必姑息也顧其主漕計持刑獄者風

化如何耳三者旣修在朝者人賢不肖襲情在軍

者上下秉節在野者四民安業如此則國日治兵

日強民日富武王之克商高祖之滅楚不過用此
矧彼烏合驕淫無義逆孽有不亡者哉古語有之
上策莫如自治正今日之急務也伏惟少軫聖虜
天下幸甚

論圖治臣聞唐太宗撥亂之主也既即大位魏證
勸行仁義及以十漸譏之太宗嘗力行其言卒成
正觀之績明皇圖治之君也纂承丕緒姚崇以十
事說之切中時病明皇勵精聽納故開元之政無
愧前人今

陛下克復土宇百度草創勤甚太宗之撥亂懷遠
來邇救寧諸夏功倍明皇之圖治然人材之賢否
法度之苛簡民農之疾苦軍旅之情偽其間利害
曲折姦濫隱隱上蔽聰明下積怨憎豈不如正觀
開元之初十數事而已哉又未知廟堂執政臺諫
長貳曾為

陛下別白而言之否臣久荷誤恩叨竊侍從負釁
力疾不避死亡趨赴行闕雖無長計遠慮振起頽
弊於今日軍民利病夷夏强弱思之不為不詳知
之不為不盡功欲罄瀝肝膽仰瀆冕旒期補聖治
之萬一未審

法苑珠林
陛下能霽天威賜以清問之宴使造膝屢陳展盡
梗槩苟尺寸之長有所裨益望斷自宸衷勿牽衆
議而力行焉或透踈無用稍涉誕謾俾就誅責亦
未為晚惟

陛下憐其孤忠而與進之臣之願也非所敢望伏
幸照察

論立政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安危在修已治亂
在立政成敗在用人未有修已而百姓未安立政
而天下未治得人而績用弗成者也恭惟

陛下以上聖之資乘中興之運當靖康之末寶祚

危於綴旒

陛下飛龍睢陽郊祀配天不失舊物雖宣王之復
古少康之績禹無以過也天縱睿智好學不倦動
則畏天言則引咎宵衣旰食坐薪嘗膽雖堯舜之
責躬禹湯之罪已無以過也遭時多艱天步靡寧
以四海之大而治於吳奧之一隅以萬乘之尊而
屈於戎虜之小醜雖太王之去邠勾踐之棲越無
以過也兢兢業業不敢暇逸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昧爽待旦未明求衣雖文王之憂勤成王之無逸
無以過也恭儉節用服御菲薄嬪嬙不備行宮僅

庇風雨雖堯之土階禹之菲食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修已矣屢下寬大之詔盡復

祖宗之法恤刑薄賦講武務農訓齊百官撫綏四海車堅馬良兵足食備雖宣宗之綜覈名實文皇之厲精政事無過以也可謂知所以立政矣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任相則垂拱仰成至於分治天下而不以為疑御將則建牙受鉞至於兼制數道而不以為重雖周之任旦望漢之寵信越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用人矣宜其百姓乂安天下大治績用亟成然而行之累年百姓未安天下未治

績用未成者其故何哉此愚臣所以當食而噎中夜太息曰有君如是而治不加進土地日感夷狄尚熾何功烈如此其卑耶臣本以諸生蒙

陛下拔擢待罪從官屢膺任使負恩丘山未報毫髮陛下不以臣不才不忍終弃萬里召還臣孤危餘生獲瞻天日愚衷千慮豈無一得仰裨聖政之萬一伏望聖慈俯憐忠誠略賜清問之燕使愚臣布腹心瀝肝膽然後退伏鈇鑕不勝幸甚

論擇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曰帝王之興非一士之略士固以多為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

在於一相故曰天子論一相湯之興也相伊尹一人而已高宗之盛也傳說一人而已王周室者太公望而已霸齊國者管仲父而已若高祖之張良光武之鄧禹蜀先王之孔明符堅之王猛皆一人而已至若唐太宗之善創業守成亦不過用房元齡杜如晦二人焉何其少也

陛下臨御以來拔以為相者十人矣而在位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也非特臣疑之天下之人皆疑之豈

陛下謀相之始或未

廟諱

耶抑

陛下禮貌之不至耶抑任之不專待之不誠耶抑讒間之或入耶抑其難進而易退耶何相之衆而去之速也若謀始之不

廟諱臣願

陛下

廟諱

厥始若禮貌之不至臣願

陛下益禮貌以勵其節若任之不專待之不誠臣願陛下任之勿惑且推赤心置其腹中若讒間之或入臣願

陛下相與之際如魚得水無令小人伺其隙德重一時望高四海去就為朝廷之輕重用捨係天下之安危雖千秋萬歲留以輔

陸下可也豈容其拘夫易退之義哉故曰終始廟諱
與又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論戰守兵不可一日忘於天下也久矣用之之道
蓋亦多說以臣觀之亦無深遠甚高難行之大事
率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生者戰也
增裨浚隍効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
百萬竭天下之羽革漆鐵以為兵之器械空天下
之倉庫杼軸以充兵之衣食宜乎鎧仗犀利士氣
振發戰則勝守則固乃而虜功未奏寸土未復何
耶凡以不知戰守之道未嘗擊金鼓也未嘗列行

陣也聞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哉未嘗
修城郭也未嘗立宗廟也聞敵至則委而去之豈
知所謂守哉或曰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
常變化不測如雷霆如風雨如水如火如山如林
如以石投卵如以利劔腐莖所向無前安可以戰
所以必克安可以守天下之言率如此而臣之言
獨不然譬二人弈有高者旁觀之二人皆低者也
一人大敗遂以已為低彼為高非彼高也我低故
彼高爾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
善以臣區區之見而昭

陸下之神武託社稷之威靈而用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

論用人臣竊以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烈於今日者也陸下以不世出之姿當大有為之運動精求治德日新矣而其効未見何也非不勤勞也非不恭儉也非不專任宰輔非不寵遇將帥非不強兵非不理財非不求言非不聽諫非不詔哀痛惻怛以感人心非不遣使卑詞厚禮以交敵國堯舜文武之正道漢唐賢君之盛德

陸下皆祖述憲章而躬行之也凡可以臻今日之治紓今日之急者蓋無不為也然而天意未甚順人心未甚孚事力日困土疆日蹙九廟灰燼之恥未雪也

二聖沙漠之狩未回也

陸下鬱鬱僻於蔓爾之吳其故何哉必有由也

陸下亦嘗深思而熟究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如久病之人非不求醫而倉公扁鵲之効未著也非不用藥而狼毒烏喙之類或進增其病而速其危可不哀耶嗚呼萬世之安望

陸下早圖之也臣愚慙淺薄豈有深謀遠慮以裨

陸下之聰明以定天下之禍亂以贊中興之盛烈
晝夜思計十年于茲矣原其病察其脉處方用藥
竊自謂薄有所得力微身遠無從可達今蒙收召
且命之對此時不言何時言耶儻蒙

陛下賜清問之燕容臣委曲敷陳展盡底蘊庶或
有一得之可採若以為迂闊不足以有行則臣當
乞骸骨老死山林無恨

論政事本末昔周宣王之復古也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惟內修政事故能外攘夷狄苟政事不修則
夷狄交侵矣安能攘之哉金人腥穢吾中國十年

矣而我攘之不能去何也其修政事耶夫政有小
大事有本末先大後小先本後末則得之也今天
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為先者也廟堂之上朝
夕議論者兵州縣之間星火奉行者兵士之所陳
者兵農之所贍者兵商之所助者兵工之所程者
兵無所往而非兵蓋曰夷狄之禍如此非兵不足
以攘之也其於政也小耶大耶其於事也本耶末
耶臣竊謂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詩曰矢其文
德洽此四國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兵法曰文德附衆武能却敵亦先文而後武其所

謂文者非簡牘之空言篆刻之小技也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
遂其性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皆文也是乃政事也
今皆修之歟其亦脩而未備歟孟子曰蓋亦反其
本矣又謂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謂梁襄王天下
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謂齊宣王曰今王
發政施仁使天下士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

出於王之塗孰能禦之今能如孟子曰之言修其
政事則本氣實則邪氣不能入彼夷狄不能待攘
之而自攘區區復古之宣王何足為今日道臣故
曰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勿以為書生迂闊之言而略之也
論兵臣山西人也雖自少學讀書而風漸氣染馳
馬試劍亦兵之是好及遭艱難蒙

陛下委任假以兵權為戎虜可以氣吞功名可以
唾手取也分薄數竒跋前疐後訖無所成立閑居
退處歷觀古人用兵之說乃知兵之未易云也左

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兵之不可好也如此
易之萃曰除戎器戒不虞兵之不可去也又如此
雖然大抵用兵之說有三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
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兵合而不離則其心和
其情通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救父兄少長有
禮其行如賓所謂守則固戰則勝者也兵精而不
濫則其氣銳其勢倍進如江河止如丘山攻無堅
城戰無疆敵所謂百戰百勝者也兵速而不久則
其志果其計決出如雷運動如發機役不再籍糧
不三載所謂勢若從天而下也反此則非惟不能

成功未有不敗亡者也唐九節度兵一日皆潰非
離而不合之謂乎尋邑百萬破於光武孤軍非衆
而不精之謂乎高克之師過期自潰非久而不速
之謂乎夫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晉文公區區
圖霸亦一戰而不再戰臣更

陛下養威蓄銳俟時之至合大兵驅精卒赫文武
之一怒而不留行則氣倏靜境土復諸夏安

陛下可以垂拱無為矣其數出易動乍勝乍負最
兵家之大忌也望

陛下深軫聖念天下幸甚

論形勢臣聞立國必處形勢之地強國必資形勢
之利守國必據形勢之便處之得其地則民心歸
資之得其利則財用足據之得其便則軍聲振蓋
形勢者天下之大本若人之有血氣木之有根基水
之有源流謀國者不可不知也故古人言形勢者
或謂之上流或謂之襟喉或謂之腹心或謂之四
肢其緊慢急緩殆可見矣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
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
肢爾尺寸之地又非昔時之吳蜀也自古吳皆以
壽春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故時方

用武則遴選英奇屯宿重兵尺寸不以假人今襄
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壠丘墟置之
不復為意今日之天下所以守則不固戰則不勝
惴惴然不自安者殆謂此也兼梁洋東徹陝華西
極岷岷北臨三秦南壓九江表裏山河可戰可守
乃天下脊也捨此不圖欲舉一肢以活四體非徒
無益適所以害之爾臣願

陛下深軫聖慮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倒持太
阿乃有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

